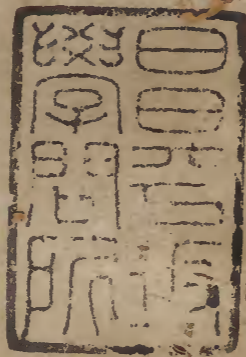


書經萬世法程

九

周書



			八	漢
		一	二	書
		九	九	門
		一	六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七	三	函
一	一	〇	冊
二	七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96
冊數	10 ( 9 )
函號	273 153





吳先生精傳書經萬世法程註

武進 吳亮纂  
徽歙 洪翼奎校  
建邑 余彰德梓

書經集註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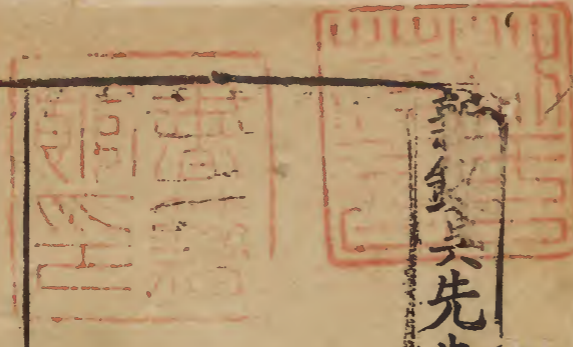
多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

徐氏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弱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並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秦誓武城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多方之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然湯已下七主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豈以武王周公之

篇意此告以四國多方為主自洪惟至速率二十節厥殷民以自取之

命七下厥殷侯以正民之戒其殷侯尹民相應末下搃是以為善之機防其為惡之禍









末句總承上說○人或能言而不能行者禁且不肯出憂民之言况行之為實政乎人或不能暫而不能久者禁且不能終日勉于天理况能久而不遠乎逸豫內有暴飲刑意淫昏內有暴殄矯誣意合上下上幸商奄之簡天命以破其邪必以幸夏禁之失天命以破其疑心

厥圖夫禁非惟不功于帝之迪且以矯誣之詞畜度帝命謂吾有天下所依以生者一皆抑塞之而妨民之業過絕之而竭民之財伏民不得衣食民无衣食又思為亂乃大降罰威虐其民激之而增亂焉其誕逸之世何如也禁之為惡之極如此揆其所因則始于內變蠱惑其心既蠱惑故不能善承其衆而開其衣食之源矣又大不敬念民之為亂皆迫于不得已而寬裕以待之矣然不惟內惑文寇又且外任小人亦惟于有夏之民負切而橫飲者忿憤而戾刑者則日欽崇而專用之恣其所為以戕害于夏也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也

意中瑞泉云此承上節而極言禁之惡也命句承慢天說不充開二致意亦由任用小人以成其惡也○董思白云不充開以征欽言降罰以刑罰言因甲因字夫下任小人不充承承貼不充開句不充開句不充開句作一句若貼降罰崇亂下切字亦貼不充開字亦貼降罰崇亂

天惟夫禁无道之極不足為民之主矣上天以民有欲无主乃亂故為其主德使為民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也然于乎亡矣

意以重天禁上不重湯與求民主句宜實說夏桀无道之極不足為民之主命而曰顯者以其光明正大而非齷齪之私也命而曰休者尊為天子富而四海何休表也此句便與禁之命帝命相反刑殄句重看

惟天此申上三節之意而言禁之所以亡也天之于桀也既亡其身又亡其國不與桀者大豈故薄於桀哉惟以尔多方之中有义民之美足以庇民福國者不能使之供永多享其國祚其所敬而用之者率皆切憤不义之民同惡相濟大不能明白以保安其民而享其國乃相與刑重斂播虐於民使民者其虐至於无所措手足凡百所為治生之計

書經集注

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放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乎皆上帝所以格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于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遠乎此乃尔之所聞欲其因禁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以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預以民言淫昏以厥圖帝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厥圖帝

之命不充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內亂不充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切憤日欽創罰夏邑切他刀反憤涉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于上依于衣食之類甲始也言禁矯誣巫上又圖受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時以生者一皆抑塞過絕之猶乃大降成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變蠱惑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專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為民主而發百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二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之為私哉故曰天求之天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降之也

不克求于多章惟夏恭多夫不克明保

同考



皆不得展布而為之矣政暴民勞至於此極天安得而不大亡之耶爰祭  
如是商討可知矣爾殷侯尹氏堂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意 沈大冲云不與純承上刑殄言乃惟以下正原其所以不與之者由  
禁不用君子而專用小人也亦于多享王廷國祚說若作祿位則典  
下享字分為二樣了大不克明二句是一正一反言不如彼而如此也  
百為不閉如欲耕害耕欲買害買形容其不能作事也

乃惟即夫即受之亡固可以見商之亡矣然欲知周之與蓋亦觀之商之  
而歸之斯時也果誰能之乃惟成湯之德能順順民之心以爾多方之簡  
擇而代受作民主多方之在受者轉而為商之所加矣此湯之所以與也  
意 此節多方簡斷上言湯能應天下之擇下言湯因受天下之歸也註  
中擇湯而歸是此題頭頂意惟字重身惟湯之德為能當之也以字  
要玩以爾民之簡擇不得已而為之見迫于民心之歸也

慎厥口夫民何以歸湯而歸之亦以湯之有德於民也彼桀不能開民之  
慎厥其民且無以為生矣湯則反其所為而慎厥其民之所依以  
為衣食者常兢兢業業以圖之無敢怠荒焉而民生厚矣乃又建中於上率  
又於下以功勉其民以為善焉故當時之民從善也輕無不以刑其德用  
相勉勉于善而民德正矣此其擇湯而歸之也狀

意 乃功是上之功用功是下之自勉按經文通元仁字乃註謂仁者君  
仁之政亦齊齊合還悉上說揆經而不泥傳者好  
意 之政亦齊齊合還悉上說揆經而不泥傳者好

至於湯而下以至于一夫一妻之世六七作焉皆謂德者化民之本  
意 至於湯而下以至于一夫一妻之世六七作焉皆謂德者化民之本  
意 至於湯而下以至于一夫一妻之世六七作焉皆謂德者化民之本

要囚即夫商諸君固能明德慎罰矣德不過明而已罰則有辟符之  
詞之要也其間或備有不可宥而為多罪者后王從而殄戮之則刑一人  
而千萬人懼亦克用以功勉其民使之有所畏而為善也其間有情法可  
議而為無辜者后王從而開釋之則宥一人而千萬人悅亦克用以功勉  
其民使之有所慕而為善也是以民心永懷而湯所受之天命直去求保  
而不墜也

意 沈大冲云要囚提超管兩邊多罪而殄滅無辜而開釋正是能謹罰  
意 沈大冲云要囚提超管兩邊多罪而殄滅無辜而開釋正是能謹罰  
意 沈大冲云要囚提超管兩邊多罪而殄滅無辜而開釋正是能謹罰

今至即言討不主守家法以亡天下也夫湯與帝乙諸君皆以得民心  
而保天命固以全盛之多方遺之后人矣今至于爾君之討不克  
明德慎罰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天命一旦而亡其國喪其家不亦可憫  
也哉

意 此節对上四下看民心為則天命去故不能享天之命也亦見得不  
可妄干之意  
誥告即承上越下之詞也周公又嘆息以承王命若曰誥告尔多方彼  
既亡矣亦非天有心于去殷而速其亡也弗克多享紂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  
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  
桀于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  
之民上文所謂切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无所措  
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  
開千民之麗者政暴民勞所以速其亡也此  
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氏嘗逮事紂者寧不  
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民  
簡擇也民擇  
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  
依也君仁則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  
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功勉其民也  
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  
罰仁之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政也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官焉  
亦克用勸 言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  
而赦過亦能用以功勉言辟 全至于爾辟弗  
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  
商先哲王世傳家法  
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爾君乃以爾全  
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  
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陰其亡忽焉危  
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 嗚呼王君曰  
深矣豈徒曰慰辭之而已哉

嗚呼王君曰  
嗚呼王君曰  
嗚呼王君曰



杜靜其云二句詞平而側重殷即亦字可見將桀形射却有冥主下  
意三个乃惟字正應與而非字信非天如以乃惟入如此也

乃惟口夫天非有心于去殷然則殷之亡何故哉乃惟爾辟之射以爾  
乃惟口全盛之多方為足恃以无恐故為其所不當為乃大肆淫佚且商  
喪上帝之命无所忌憚而鎖屑為矯誣之辭射之縱惡如此其亡乃自取  
耳于天何尤哉  
意 濛濛如沉涵冒色之類皆有碎只是命帝命之言不一而足也如云  
我生不有命在天謂已而天命之類○陳如岡云此下分明聯上文  
去殷善下二節两个降喪分明相對而意重射上如此看亦是對酌從  
之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  
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庸用也有  
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  
天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  
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  
自嘆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  
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  
相承書無此體也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後王  
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  
豫慶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  
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王實未  
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紂  
多方之富大肆滔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  
多士言桀大滔泆有辭又同殷之亡非自取

有 曰大非天有心以去夏發夏之亡何故哉乃惟桀所圖之政不集  
于享國之善政而集于亡國之惡政所圖安危利害其所以亡  
也然意如此故天降是喪亡而使有殷代之則夏之亡亦自取耳於天何  
尤哉

意 御梅源云所圖之事不一故曰集不集于享者凡所為皆速亡之事  
而非保命之道也圖之是代之有天下也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與  
君臣之際也

爾商即 此且言紂之亡乃自取也然商之自取不特見于大淫圖天也乃  
惟爾商后王以天位為可安不以勤居逸而以逸居逸故其所圖  
之政不純潔而汚穢如男女之相逐也技巧之取悅也蓋可見矣不丞進  
而怠惰如宗廟之不修也郊社之不享也蓋可見矣惟其如是故天降喪  
亡于殷豈天有心于去殷乎

意 逸殿逸者君位本安逸而伏以荒逸居之不勤烝罔承上句看惟其  
縱逸故其所圖之政如此三下各敘其亡乃其自取天易故焉之意  
一說不純潔而穢惡虐政日積也不善進而怠惰善政日廢也亦有理  
惟聖即 夫紂固有取亡之道矣然天之于紂豈絕絕之者哉彼人之所圖  
固不聰明而為聖者矣苟或恃其聖而不知自修則私欲易激而  
漸流于狂也何聖之能為也亦有昏愚而為狂者矣苟或耻其狂而不肯  
自棄則蒙蔽易開而漸進于聖也何狂之終限也夫聖也狂也轉移之機  
存乎一念如此商紂豈狂亦有可作聖之理故天先未忍絕絕之者待以  
五年之久而望其克念改過以為民主紂乃稔惡不悛終无可念可聽者  
于是天之降伐不容已耳是豈一變而亡之哉

意 徐存齋云惟聖二句只引起下意念听二字就天說与上念字不同  
此見天非有心去紂自絕于天亦見自取之意○上至狂字就天  
資說下至狂字就天用功所就說

資說下至狂字就天用功所就說

乎以下二章推之此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 集萃也享字有之

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 乃惟爾商

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

後王逸厥圖厥政不蠲蒸天惟降時喪 蠲

蒸進也紂以逸居逸淫縱無度故其為政不 蠲

蠲潔而穢惡不蒸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 蠲

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 惟聖罔念作

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 聖

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

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 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

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



天惟即民不可以无主也夫射之无可念听既不能为生民主矣於是  
春頤之命者自是開導之而益彰其德焉斯时也天命未定惟尔多方有  
一克堪者出焉即懼其界之以為生民主矣奈何皆无若德不足以堪上  
天眷顧之命也天意不先於孤乎

意以根因可念听来大動二句正是求民主于多方意思一串者言天  
重故曰開歌雀天註中禳祥者指災異也多方二句起下周王意

惟我即夫民主之青天既望之射而射不能改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  
惟我即夫民主之青天既望之射而射不能改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  
惟我即夫民主之青天既望之射而射不能改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

未即與之也又于冥之中而武教之機寓焉用誘其乘其思也若故之  
其行也若聖之用伏其德曰益昌大休美而有光輝昇越之盛不惟可以  
承承一方而且可以丕冒海隅焉于是簡擇文武而昇賦以啟命之大于  
以正尔多方使天下皆周之天下而人民皆周之人民于是受天命矣此  
可見文武得于天者不偶天之付于文武者亦不偶之洵不諱亦何  
為哉

意申理泉云惟我惟字重看承承二句一直說下句本上句末承承于  
有仁以為己任之弘道死而后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上曰民主此  
曰與神天奉准以諛易也尹字有正人不正意

今我即武得天之眷而誥告之詳者何敢无為而若此多誥哉我惟以爾  
四國之民前日與商奄共叛則爾民罪皆死我惟不忍爾殺大降爾  
命故多誥于爾使爾知改惡迁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耳夫豈无意哉  
意多誥指上誥尔多方教誥如言夏商之興亡我周之受命是也下句  
正言所以多誥之意蓋教其念宿過之恩而自保其生也前降命指  
已然赦罪言此降命指多誥言此起下三句意註中責其迁善之實乃  
包下二節之意而言

爾曷其夫我周宿命之恩如以尔多方宜何如哉被愧信寬裕爾民自處  
而去急迫之念以悅俗于尔之多方乎夾輔介助尔士处我之道當大也  
自今以往何不消反側動搖之心相安於无事之天來焉而藩翰屏衛介  
焉而奔走臣服以保我周王享天之命乎尔之叛亂法定罪則猶其  
宅收其田可也今尔尚得居尔宅耕尔田則惠王配天保業之道當然也  
自今以往何不顺我王室各守尔典為士者安其常職為民者安其常分  
書至集注

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  
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  
曰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  
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罔無所謂  
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  
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  
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  
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與神天惟武教  
我用休簡畀命君爾多方 典王式用也克  
堪者能勝之謂

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  
也文武善承其旅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  
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  
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  
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德日新  
左右逢源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  
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  
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  
未定眷求民生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湯汶  
者乃无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  
于一矣爾猶洵也不清欲何為耶明指天  
命而與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

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  
何敢如  
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 爾曷不  
其宥罔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



于以廣天命而保之于无窮乎此三者皆責其當如此能如此則能遷善矣

意 苗蔡陽云此下分三段看以天命為主以无反則動搖頭首段就殷民以上說款其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款其輔君享天命末段就王掌上說款其順以廣天命此二句志比夾輔深一步說此亦深一步三局不字要發○悅者誠信而尤險詐者冤弘而不急迫夾輔如之舜之輔介助如臣服奔走意亨夫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惠王即是順天之命蓋民心所存即天命所在一民未順則天命缺矣今殷民皆順我王室則四方无虞百姓太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憑與區云合下下一則責其何不知以就未然說一則責其不可如此就已然說爾曷與下尔乃文意俱承降命未

尔乃節 夫可為者固所當勉而不可為者尤所當戒蓋尔嘗洵不端又奚自今以往尔其可履臨不端自取亡滅尔心其未知所以自愛之道耶天命去尔又奚自今以往尔其可觀視妄干而不大安天命耶天命歸爾又奚自今以往尔其可悍逆悖戾乃極棄天命而不尊耶法守當謹也尚矣自今以往尔其可交復叛亂自為非法欲圖見信于正大之人以為復仇之義當然耶此四者皆不可為故戒其不可如此也不如此則能改惡矣

意 此節分四段看四尔乃字重承上我既降尔命未是皆殷民已然之失款其戒之于將來也而爾忱于正乃殷人不靜的根本故指其意以深折之

我惟 此申上三下意言我之多詰惟以是悅俗之言夾介之言惠王與天之言教告之而勉其遷善焉耳未嘗戮及尔身也惟以是尔身未愛之言不宅天命之言屑播天命之言自作不典之言戒懼而要囚之以使其改惡焉耳未嘗戮及尔身也且不但今日云然自伐武庚以來所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至

熙天之命 夾訖治反○夾夾輔之夾介實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

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夫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爾其宅收其田可也

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

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於正者以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甚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爾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告而悔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有爾命而猶徂於

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待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在臣我監五祀

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

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緣一二年耳今言五

祀則商民之遷因在作 越惟有骨伯小大多

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意 此下多正斷小大指胥伯如小胥大胥小伯大伯也胥伯多正乃周家所設三等官集指長治戰事說下二節是也不克集即不去化民

意 此下多正斷小大指胥伯如小胥大胥小伯大伯也胥伯多正乃周家所設三等官集指長治戰事說下二節是也不克集即不去化民

意 此下多正斷小大指胥伯如小胥大胥小伯大伯也胥伯多正乃周家所設三等官集指長治戰事說下二節是也不克集即不去化民

以告爾之民无非此意今已至於再至於三矣誠以既降尔命而猶其居而改其善改惡而全其生也乃有不用我降尔命之意教告之以迁善而不迁戰要囚之以改惡而不改則猶徂於叛亂之人也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意 此節于三截上半是說他平日厚恩降命而不殛殺下半是說他后日操法殛殺而不降命要者要約之義囚者拘禁之意爾以尔心未愛尋言約束拘禁之供不敢為惡也再三二字不可分開其見愛之意曰說云東征有諸多士有書及今多方之浩是教告已再三矣東征勤兵天罰明致及今伐奄之卒是戰要囚已再三矣不必泚非我有周句案根罰殛句未

王曰 此告殷多士受戰于洛者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及殷多士尔多士受其約束以奔走臣服于我監于今已歷五祀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以情則宜乎而勢亦宜定矣况且叛亂反側欲何為哉

意 以上諸語皆與民與士統告之也以此以下又專提多士告之以其為民所親望也殷士乃昔在殷有位而今在周先位者奔走承奉之意臣者得其所束之意曰五祀者見其臣服之久情厚乎而勢宜定意

○林二泉云有方多士總呼之也輕者重殷士一也

越惟 夫殷士一也越惟其中有見作周官而任長治迂民之責者有胥伯之大小與衆多之正焉其奔走臣服我監亦有五祀之久且相

體息凡可以教誨殷民為不戢事之所當及者固當竭力以盡之无或反則論備而不練各事其爭也

意 此下多正斷小大指胥伯如小胥大胥小伯大伯也胥伯多正乃周家所設三等官集指長治戰事說下二節是也不克集即不去化民



也此專告殷士之受戒也

**自作節** 所謂不克臬者何如蓋殷士以化民為職而化民以正已為先其心豈于寧靜而無少事由是因之以和其身可也身者家之主也家不和順及其身不安靜者為之爾惟交順以淑其身一于寧靜而無少事由是因之以登其家可也夫和身睦家以為之倡則爾邑之得于觀感者歎然相愛燦去相接是爾邑克明矣則爾長民之責以民之責以修齊伯多正之職可謂克勤不負而所謂不克臬者信乎其主之矣夫則化民之本不可不自其身始乎

**意** 汪雅堂云和身睦家正克臬之事上和哉敬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下和哉敬和順其身以和其家蓋安靜和順殷民所不足故故故殷士端本善則以倡率之也正是端化民之本克勤只在克明上見此工夫在和身睦家內克明字无工夫乃和身睦家之化也口爾室謂殷之子姓也尔邑謂殷之黎庶也事字与上臬字應

**爾尚** 以示正已用人亦化民之意也夫頑民迪屢不靜其凶德亦可畏矣矣尔主和身睦家以致乃邑之克明則庶幾民化有其而不至于畏也矣夫未可與自足也又已者化民之本臨下不端非所以示其德也亦則音之力臨之容雍上肅上端尔長治之位使有以替消尔邑中有修身齊家之美者爾援在位以謀化民之助則殷之頑民將盡感慕齊心向化矣尚向德之可畏哉

**意** 不思者頑民迪屢不靜自作不與可畏哉亦則字要別閱美謀介是意庭良以率不良意謀助只在克明中見亦則二句以正已用人平者夫正已則民有所儀刑用美則民有所感慕故皆可以化民也

**尔乃節** 此承上三節而勸之用休使之有所慕也言尔果能和身睦家正也豈惟是哉天亦將畀予矜憐于尔諸福為之駢臻百祥為之畢集是皆天一体也豈惟是哉我有周亦將大介助齊錫于尔又其厚者則啟迪簡拔用之為王朝之官不但洛之喬伯多正而已若於王朝庶几尔之事于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者益加勉焉則又增勳加秩用之為公卿而向服在大僚矣不但在王廷而已是得君又一休也是為休不同而同庸于取取之所致如此尔士可不知功乎哉

**意** 高冲玄云分三休看俱是預期之詞畋田只是享有恩伯多正之田只起下句又示以决决之意

不即此對上節而董之以威使之知所畏也王曰嗚呼和身睦家以勤

**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采錫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不能事也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察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已往不克

**爾尚不思于凶德**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爾在乃邑謀介

**意** 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思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爾尚不思于凶德**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爾在乃邑謀介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齊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蒞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勉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

**則惟不克享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頌**

勸勉



可不知所畏也乎哉

意也謂之不克者對長治之臣言亦四句俱說不克功我命言探天威與罪於反是失天致天罰與介養反是失君與逃句與政田反是失業○董思白云惟逸二句昔云惟逸而放肆全不以禮度自檢惟類而偏僻全不以中正自律天王命之以和列而反惟逸惟類如以非察棄天子之命者乎天威曰探者蓋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爾乃放逸類僻大處王命則惟多士探天威而自取之

王曰以我致諾之意也王曰我之於汝反稟諾諭不一而足言詞諄爾和身睦家以及朕正已用人以化民勉乎休而戒乎威如是而已自是之外无他言也

意多諾尔命皆指上四口說註中而巳字正見非繁于多諾也

又曰謂告雖終亡之意犹未已也又曰商奄之事亦既往矣今日我有者有失此初不去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以致敬于和順之道而犹扭于叛亂又覆則斯時也有命无復降之理罰極有又加之威是汝自底誅戮无我怨尤也尔多士可不知所戒勉哉

意又曰者諾虽終而意犹未已也初字從大降尔命來時惟句斷其內善不克二句禁其為惡敬于和一直重和字上註中臣字指臣言即上齊伯多正也

周公率群臣進戒王以用人之道首即啓以知恤之難有愛二節紂以不知恤而亡文武十三節言文武以知恤而與責成王以及知恤之道自古以下又總言禹湯文武以知恤而與而申勉以知恤之道末一二節繳歸重成王非重後王意

周公節 以周公告成王也昔成王蒞政周公且其不知任用美才之道乃率群臣進諫于王而替之若曰我嗣王繼體而有天下也以以下則為天子以下則為民之主其任大其責重矣凡我諸臣當拜手以致其恭謹首以成其禮而以任人之事告之可也群臣因周公之贊用皆進戒于王曰君道雖多端而用人為急以王左右之臣言之有子民之常伯焉有理事之常任焉有法司之隼夫焉是皆師長百僚以左右乎王政而為天子之尊臣也三事之外有掌服器之綴衣焉有執射御之虎賁焉是皆統御近侍以左右乎王躬而為天子之親臣也王其可不慎任之哉大群臣進戒專以庶官近臣之長為言者天子擇相、擇百官操約御煩之術也但群臣之言犹有隱而不發之意周公先致嘆息之辭繼之曰三宅之官至倫康濟之所係又所以總百僚而進退之一源其人則奉用皆去而天下治矣侍御之官重陶漸染之所閱又所以統群僕而表正之一源其人則奉用皆去而厥后正矣官職誠莫有美於此者矣人居于善者易以疎而三宅使王於求倫親者易以狎而侍衛率視力常品而不知所謹者多矣求其始以侍衛為憂而知之極其明終以易退為慮而任之及其專若此者或僅見於隆盛之時而不多得于衰季之世或僅聞於創始之日而不多得于守成之后何其難哉夫周公知恤之難者非言難以重成王之憂也蓋欲成王及知恤之實耳

意 王聖岡云隨下一員頭串如一人語氣蓋公言方故而群臣即繼之群臣之言未竟而公即發明之要不見轉拆痕跡皆字內有知又言

天遠王命則惟爾多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墮

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諾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九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遠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折俾爾難遠爾土矣

王曰我不惟諾我惟祗告爾 命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聞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

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倦倦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燁然溢于簡冊也

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屬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諾體也今文古文

有皆

周公若曰拜首稽首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亦越即此言商湯以知恤而興也自禹以後鮮知恤者亦越至成湯乃能  
以博以庸一彰一用而使之昭著于四方若此者豈湯之自去哉亦惟得  
人而善用之耳彼三宅已授之位所以輔不聖取命於今日者也湯之所  
用三字實去為君子民為君治事為君守法德與位稱而不曠其職三後  
未受之位所以輔不聖取命於後日者也湯之所稱三後實足以子民足  
以治事足以守法德與名稱而不浮其名其知之明如以至於宅何行也  
則謹也實行之所以為美大法而泛之无所撓焉後命謀也則謹思其說  
之所以為善大法而听之无所違焉是去用三宅三後而宅者得以效其  
職于朕命之宣布无遺力也後者得以其才于朕命之善明无餘私也  
其任之專又如以湯之能知恤也是以美知奮斤登于至治其在商邑  
民之近者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吝則命治相安於典與禮命討而无  
一人之不化矣其在四方民之遠者遠者及之准其德未易偏則靡不服  
從而丕式其所見之德相視於典與禮命討而无一方之不服也視民之用  
協不式而益見湯之去知恤矣夫此不聖之命所以益且也  
意 魏氏漢云亦越二字要体知恤鮮哉意陸字內有天命所係意不聖  
其意耳以句且虛說下正言所以陟不聖上帝之朕命者在得人而善  
用之耳乃用三有四句是得人朕惟二句是善用朕惟丕式正登克用  
如相傳說其在四句即所謂不聖上帝之朕命也用宅俊不過是為典  
禮命討事哉向之恤即與禮命討之冷淡四方丕式即見其與禮命討  
之德而尤不取法之也或疑庶民何以法君之命討殊不知民心之好  
惡何莫非命討所在○聖者理而不混之謂不聖二字著力說乃用要  
點知至信者未曰字是成湯稱他也朕思大法只一串意用恤小而泯  
不式大而泯

教下而後 桀德惟乃弗你往任是惟暴德罔  
謂之教也 夏桀惡德弗你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  
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登上帝之朕命乃用三有宅  
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取光也湯日  
於天下所謂陟丕登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  
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  
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謂三宅實能  
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  
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  
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

嗚呼即此言商紂不去知恤而亡也夫湯之丕聖正後王所當繼守者也  
夫何紂得強暴及所與共國者惟差刑暴德之指侯外皆惡人也  
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內皆惡人也身有惡德而用又惡人是  
紂之不去知恤如此故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以湯夏用商所受之  
命而奄向百姓并收其地使之入我版圖什五其民使之歸我死馭而商  
紂于是乎亡矣  
意 黃帝云德賢作一頭下外內皆用非人正不知恤也乃收盡之所  
稟德即差刑者同于厥政則任非人以亂厥邦則四方之丕式无有矣  
逸德即庶習者同于厥政則任非人以亂厥政則厥邑之用協无有矣  
奄即奄有之奄輕世而字諸須歸重方姓字  
亦越即此言文武去知恤也成湯而下鮮知恤者亦越至文王武王乃去  
知恤焉蓋文武之朝有三宅矣又有三俊矣三宅已授之位其心  
見于行事之間者也文武則止其行事其用心孰善乎理事孰善乎牧  
民孰善于守法皆有以知之極其至焉三俊未任以事其心見于訟命之  
際者也文武則即其訟命究其底蘊孰可以任事孰可以收民孰可以守  
法皆有以見之極其精焉知之立如此任之何如哉蓋式商受命文武有  
事天之吉也以宅俊之美而敬事之焉已授職者效職于今未任事者  
竭成于後則天賦修而上有所承者此也奄向百姓文武有治民之責也  
以此宅俊之美而立之為長伯焉有或效用于今且其才者效勞于  
後則休統立而下有所寄者此也故于今稱文武之明而服官人之當者  
此得之此道哉此可以視知恤矣

如說者所云也惟評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  
嚴思而不法之故能蓋其宅俊之用而宅者  
仁以效其我俊者得以著其才賢者登  
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  
其情未易齊畿向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偏觀  
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  
嗚 蘇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呼其在受德啓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向萬姓 賢音敏奄衣  
檢文○差刑  
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眾觀者也言紂德  
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差刑暴德之諸侯所  
故其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  
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



意杜靜臺云克知二句是知至信篤敬事二句是任之重托未說到專  
心相契而見知之深即俗云肝胆相照也以字頭二句以此三宅三俊  
而任天人之責長伯乃百官有司之長有提綱挈領之意敬事二句重在  
文武用此人以任其事正任之重也規注休休字則長伯不可專說外  
面與徒說〇智伯開云克知灼見非有淺深但克知是因其經綸談施  
而知其心之所存也灼見是因其謀猷設論而見其心之所趨也知  
見心與謀面反敬事句頂式尚受命未立民句頂奮甸乃姓集註引王  
制所云只借以明長伯為統治之官非正解經文也

立政而三宅則立政之官也以文武立政之官言之有任事之公卿  
曰任人有守法之有司曰準夫有牧民之常伯曰牧是三宅也官雖不同  
而均為王朝三事之臣任人以理事也事準夫以守法為事牧夫以子  
民為事何往而非職哉若其者上為百歲表率下為庶務之綱維蓋得諸  
克知灼見之餘而無雁人之參于其間矣何其盛歟

意此下又因敬事二句意而言世道人之盛也立政字蓋指三宅為  
立政也任人準夫牧只開列其名職事意在作三事內發隱末  
意沈虹臺云凡七樣官每官各有長小惟以虎黃縵衣為長須知長官  
意此下又因敬事二句意而言世道人之盛也立政字蓋指三宅為  
立政也任人準夫牧只開列其名職事意在作三事內發隱末  
意沈虹臺云凡七樣官每官各有長小惟以虎黃縵衣為長須知長官

虎黃縵衣為長須知長官  
僕之人也下有百司之屬庶府之衆乎以蓋位列王官有丞丞董董之才  
我庶務有丞丞之勞內之為王侍御也

大司馬之官也百官百字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庶字所並

亦越文王武王在知三  
其地什伍其民也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民長

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  
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也授之位  
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口灼是以是故  
事上帝則天職脩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  
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  
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  
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司徒卿夫文武得人不得三宅侍御都邑也又以諸侯之官言之有掌牧侯國之事者又有卿之貳而為亞者焉卿之屬而為旅者焉其大夫士者分理侯國之事者也凡此諸侯之官各不同而其為常侍之吉士則統夫侍御也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司徒卿

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繼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交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使之官也司徒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

文王知恤之事也夫人君之用人又其知之于先方能用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精神契合月三宅之心為一乃去度德授位量才授職立以為法之事之公知牧民之常伯者用去得夫千人之俊而為有德之人也何不得其人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意 王尊周云三知總理侯國之事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常事司牧



意此口無慎斯惡言不容不意亦須出因敢字重乃敢已之至是謂用密則非不知者但其心不敢身知其事而委任之及其專至耳

武王固知血之重矣亦越武王則亦有夫者彼又德之人才

之功而不敢廢其所用又德之上未討叛之臣即其戮殺萬容之佐也

容德之士才足以容民畜中者文王所用以治天下也武王猶惟文王治

天下之謀而從其所用容德之士充緩四方之臣即其修和有夏之佐也

夫曰不替曰從是心也即文王固無阿之心也武王之知血如此是以

去集文王之統而並受其不其也天之命文王首至武王而大定民之

歸文王者至武王而率俾文武以知血而與如此吾王繼文武之業可不

知所以及知血之節哉

意此下言武王任人須歸重武王說武王知血處重不敢替又德從容

德二句善德容德即君與所稱五人曰人蓋指山呼入扣之皆指只

一人言救功流餘殘去其安天下說謀說祭政施仁澤天下說不敢替

併即因收燕周敢知者其恨清則却從克知灼見中未一始之一終之

故曰並受丕基乃知血之效如魚父子武受重在武王上

意此下勉成王知血也周公既述文武其業之大遂嘆息而言曰嗚呼

嗚呼子今既為王而守之武之基業矣繼自今日以往王其于

立政之官若立事也準人也牧夫也當去明知其心之所順就善于春民

熱勤于任事執事于守法奉其心之所順適者因不洞也于吾心而不愧

文武之克知灼見焉則既知之明矣夫去后推心而大委任之俾得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曰周敢知于茲者徒言周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

位之意毫釐之辨

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勅功不敢

替厥美德率惟謀從德以並受此丕基

率循也勅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

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有德之人也周公

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

用德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

德之士意如魏叔閑天散宜生泰頌南宮括

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

於後故周公於君誦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

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

叙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基也

嗚呼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幾庶幾時則勿有問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一節一事之方終謂之一語發一語而及竟謂之一言時何暫也使于

此而一念不在乎矣則小人得以乘隙而入矣其何以及矣才之用乎王

又自一語之謂亦當於思夫成德之彥如三宅者以治我文武所受于

天之民若之何以厚其若之何以正其德念慮之間不以斯而忘乎

美焉則任去專一彼小入無間之可入矣夫才之用有不竭者哉

意補注云此即承上勿有問未又進一步說一語謂言一事言乎其

末終也從專也非語言之終重末惟上又民輕成德之彥即克知厥若

而已任三宅者不言微慎者以慎亦所以治民也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予且

自一語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

也自一語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

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酒忘也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而欲以我受民也唯矣故嗚呼我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  
事所以事天治民者以道所以開其創業者以道無非至美之言予曰平  
昔之受于人者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孺子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  
其任人當何如哉其于燕獄也無曰我去燕獄之情而參以已意誤之也  
惟當獄之成者胡斷之而已矣其于燕獄無曰我去燕獄之情而參以已  
意誤之也惟當慎之戒者料理之而已矣則事有專責而人各得其所  
長庶幾燕獄咸得正理而予我受民也何有哉王且無為而享其成矣  
所願主知恤者以此

**意** 此下為后三下張本文子文孫是警動成王欲其繼志文武之意其  
勿悞二句一正是任之專也當戰之人指三宅而言庶獄庶虞三宅  
皆前之勿悞者不惟以身燕之而亦不以心與之知明用當意須補任  
勿誤上方完

**自高即** 抑予所問古人任人之事何如自古夏商及周湯及我周文王于  
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豈徒取以充位而已哉方其始用之也與  
知鴻信去得夫者以居其成無有及于匪人者其既用之也委任專一夫  
約舜用之以其才充有不獲自足者惟其如是矣以矣知信去得夫至  
治天下先不理天民无不治天法无不平而昌六休明之盛有以合要商  
周而一之也茲其所以去致治之隆也夫以古人知恤之效如王可  
不可是而求法之乎

**意** 黃帝而云自古指禹商人指湯周德奉文王不言武王者武王之知  
弟謂黃帝之文王而已彼所用之德容德皆文王旧臣也克宅二句宜  
事然終已克宅者知明用當去得人以其其職克細細者委任之專不

不謂之意然及前人之才獻上信任專則夫才畢底盡今日展一  
能明日又露一德如絲之在中愈細澤則其漸愈出而綿不旁也俾  
字重看乃者難詞此又總上所言禹湯文工知恤之意而申告之也

**國則** 夫自古禹湯文王為國无有立政用檢利者蓋以檢人者  
无能以光蓋在厥世此禹湯文王所以不用之也繼自今王之立政其法  
禹湯文王而不用檢人其惟常德之士用之也勉力以和我儆慎之  
事以又我所受之民而相國家之治休日登于昌明以无忝于禹湯文王  
之盛焉

**意** 國則三句只勉起繼自今立政四句說個勿用檢人便用吉士可知  
國指夏商周不訓二句是推不用檢人之由訓字與敦若字同不  
訓字敦若及其勿以二句相形說用字敦若上未有力○林新峯云此  
以下復成王也此二句承上文克宅說成王謹于擇人法古人之  
克宅下一下承克宅說成王專于任人法古人之克宅也旧說世惟  
內包知至信馬在專皆在應上克宅由舜看不必從

**今文** 抑此重而申勉之也蓋天下重事惟刑為大任之不可不專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于燕獄為民命之所係者必勿有所悞  
有所知而以已意之也惟以燕獄之所斷者夫乃其所司也則一以付之  
悉心委任使得甘心于參審訊革之間竭力于輕重取舍之用則刑无不  
當矣

**意** 此又以燕獄寄民之死生乃三事之尤重者特中告之勿誤屬克錫  
也必補知明用當意敦夫即吉士為三宅者泛論非特指人

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生孺子矣繼  
人文字文孫其勿誤庶獄庶虞惟正其  
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  
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  
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  
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孫  
失也有所燕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  
之也正猶康誥所謂王人與宮正酒正之正  
指當戰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虞惟當戰  
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庶虞有司之  
牧夫即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之事  
此意

**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之**  
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道則克擇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

繹之者能納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  
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  
以能俾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  
人也歟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僉人其惟  
吉用勸相我國家 勸音邁○自古為國無  
有立政用檢利小人者  
小人而謂之僉者形容其沾已便捷之狀也  
檢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  
王當繼今以徃立政勿用檢利小人其惟用  
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  
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  
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虞時則勿有聞  
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虞惟正

同書心卷



其竟即因論勿誤庶獄而並言臣若致成王尤知所重也夫刑付之有  
之不知不特起遽之漸乎王必休安不忘危之心為有備無患之慮  
服所以制身也詰之以先事之防兵器所以制人也詰之以張維揚之  
列勿以今日守成尚文而不加之意焉若此者正以禍成五服至于五千  
萬服則亦可謂遠矣今則戎兵治于朝廷之上而威聲播于要荒之外且  
陔禹服則亦而過之遠乎天下之大至于海表之地皆曰朝廷之上其威  
強盛軌軌有文則之意以于征討之誅即人心無不畏服如以不有以繼  
文武之成功而益盛耶彼光武而王之王之耿光固盛矣天下海  
表无不服于則文王之耿光蓋著于无外而仰其德輝有蓋見其現法之  
同矣非王之所為也我兵者以親之即清四海定天下武王之大力固盛  
矣茲天下海表无不服于則武王之大力蓋著于无外而仰其德輝有蓋  
見其肅將之至矣亦王之所為也我兵者以親之即清四海定天下武王之  
方見德與禹湯盜玉亦不過此而文武並受不基將傳之后世无窮矣抑  
奚觀于文王之文察武王之文子哉

**意** 此又以兵戎係國之安危乃庶直之尤大者特申告之也重我兵句  
以陔以字察承語或兵說語乃整肅而不廢弛之謂曰行曰至自上  
之德威敷布而言曰服自下之人心言服其德威而言曰不服者合天  
下海表皆服也方行三句正言其遠過禹迹也其者期之詞而以字較  
前以字稍死工夫耿光曰德大烈曰業各率其盛者言之以親以揚德  
承上未謂以其修武備而庶德威者重揚之也○林蕙宇云此一節大  
意言治兵係之大以見其不可不有人以任之不言其惟王且及其  
惟勿誤者象上二下之文也

**嗚呼** 嗚呼繼自今後王不其知九世矣夫其所嗣者前人之  
也則任之專能如是則知血同乎前王而不其可以求延不然而儉人用  
是岡豈在厥世矣則文武之取光大烈奚賴焉

**意** 黃旨玄云本上其惟吉士說言不惟今王如以而後王亦當如以  
意歸重成王身上克字內補知明任專意常人即吉士非而操人○項  
廷堅云周公告成王立政而終以親光揚列君直其至矣又慮后王不  
能知成王之用人功相國家則親光光大烈或至於曷供矣故又崇而告  
諸后王焉

**大史** 即此并戒后臣以用刑之責亦因論刑獄之重而及之者故曰大史  
獄乃民命所關國脉攸係用能致欽恤于訊鞠之時持哀矜于听斷之際  
輕重條理準之中典則上无濫獄下无冤民生以全則國之元氣自固  
而社稷天長終將賴之不有以長我王國哉爾太史書之于冊使后世繼  
繼公而任司寇者於此取法而於刑有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  
罰蓋人之罪有大小例有輕重法當其情輕其所當輕而不至於暴刻  
重其所當重而不至於寬縱則刑罰得中與蘓公所用之獄无異矣所以  
長我王國者寧有窮哉不然而民无所措手足本先撥矣文武之取光大  
烈奚賴焉

**意** 來凡子曰通下要得告太史語氣重蘓公可為法上并書意在言外  
式敬二句正總公敬刑之事式敬句重茲式二句紀之為世法直即  
敬也以列用中罰正是有慎於○項廷堅云此又慮后臣不主如蘓公  
冠之敬獄長我王國則取光大烈亦或至於過侯矣故告太史供記蘓  
公之爭為法焉重敬慎字由字作用字看敬字內已有輕重中意蘓  
字指蘓公式者法蘓公也中罰只在說斷時輕重之間无不及便是  
沈末臨刑也○新安陳氏曰蘓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蘓公

是又之至是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  
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  
自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  
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  
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于文王稱  
德于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  
形之大也故縱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  
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時無後世好大  
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  
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眾  
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  
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待已已而輕可

民命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以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皋  
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  
名者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蘓公式敬爾用獄**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  
罰而以蘓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  
以為後世同獄之式也蘓國名也左傳蘓忿  
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蘓忿生為司  
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  
國今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  
重條例用其中罰而无過差之患矣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  
名之亦訓牒也今文無古又有○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  
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蕙官無正職



在乎能與則能敬矣

**籓** 首下史記成王訓官事始若昔大猷三下成王自叙其訓官之意立太師十下歷季所訓之官由存而卑由內而外有相承之體統焉凡我何官以下皆訓其不臣職也慎令季古師今建功業保祿位畏寇盛推美讓能皆臣職所當及者

**備節** 此史臣叙成王訓迪百官之由謂惟周王以繼體之主承熙洽之運既臨方邦諸侯有奉法修職者則巡狩以咨其禮有違命不恭者則征討以正其罪太巡狩非漫遊所以布德而施惠征討非贖武所以去暴而除殘无非為安民計也夫安民周德之所在也惟時六服之君罔不奉承周德表忠直者固于藩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未嘗不奉承周德之因憲以方邦咸寧而外攘之功卒矣然而周王制治保邦之心无窮也乃因巡狩事畢歸于宗周重正于治官焉是六卿而下皆重有是官而或紀綱之未定則示以建官之體統昔魚有是職而或志業之未勵則獎其戒飭之訓詞如是則內治之修益有以為外治之倡而六服承德之治可以維持於不窮矣

**意** 沈虹臺曰首句提挈輕只言其統有方邦為天下君也巡侯甸巡視侯服甸服巡狩征討對看巡視于侯甸季近以見遠也緩駭句提承巡征說德是緩兆民之德承即德意以安民也歸字對巡征看巡征出而撥外歸則益修內治也通下重末二句董正即訓迪從史紀之曰董正從王言之曰訓迪二字不可分耳

**意** 以董正治官之辭也王曰思昔明王大猷之世以政理則修明世已治矣猶以治者亂所倚也故兼此未亂之時而預為至治之計九可以維其治于无窮者无不為焉國祚則寧謐邦已安矣統以安者危所伏也故乘此未危之日而預為保邦之謀九可以奠其邦于有永者无不至焉所以治益治安益安而大猷也

**意** 大猷指唐虞商治安意在內與外揆之功卒應制治保邦自建官立政說與益深內治之修應未亂自政理說未危自國祚說也所謂大猷者必曰唐虞商治安際中天之運孰不曰已治且安宣其化內外相承體統不惑故當其時庶政惟和有成熙其類之結方國咸寧而時雍風動之休者皆此矣以至夏商當新命之初孰不曰已治且安也而依因時會通而建官則惟倍焉內不止于揆岳外不止於收伯頌而得宜體統不失故其時亦能九功叙而取命厘文禽敷而兆民殖者皆此矣夫帝与主不又司而灼見夫安危理亂之化均之所謂明王之立政也官不惟其多而惟其精於人在唐虞前首之外无多設但所謂百者非三德則六德焉惟其人而已在夏商則倍之外无冗員但所謂倍者非克宅則克俊焉惟其人而已明王立政始於今王继明王以有天下者可不仰前修而效法乎

**意** 稽古謂考古制而損益之惟百摠內外大小之官內有二句是就惟百中季其統領者而言以該其餘和寧用又須齊兵邊安之意不要只講能治的話頭庶政二句憑上說平或事亦可庶政和而後方和安也百商去唐虞時殊勢異矣乃現今通制煩簡而建官則惟倍焉立政即建官不惟其官惟其人與官不必備惟其人不同一是已然事就建官說一是未然事就用人說

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王孤二公弘化非職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少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此又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故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果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太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重書者泰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及終廢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重正治官**

之本序也庭直也言曰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植蕃與此不同宗周錫京也董駉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億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揆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莫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 **曰唐虞稽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倍亦克用文明王立**



今予節夫圖治固先于建官矣然取人以身修身以德堯舜禹湯之所任本必敬以勤之而違于夙夜之間夫德則修德可以取人而建官之本立矣然建官之道執有外于前代者哉抑思唐虞夏商之書制而奉順不遺于以訓迪乎百官以內外各修其職共為制治保和計焉

意商妻卷云修德者任官之本夙夜正其勤勉訓迪者董正中之作用不又如大分大節以下為董正九我節以下為訓迪

立大節夫唐虞夏商惟百惟倍至於我周世又變矣事又繁矣因事建官以傳之德義焉有大保以保其身體焉茲三者品秩隆厚位于一人之下冠乎百僚之上不謂之三公乎其職何如誠以道者明之理所以綱紀民物運行造化也三公則講論是理於密勿之間以應養乎君德故迪乎君心干以涇綸和國供邦國之民物皆得以遂生復性安其理而不失焉由是以民物之和召明之和一變一合相濟而成能若有所受之而不垂者矣以民物之順召明之順一屈一伸相推而成化若有所理之而不凡者矣蓋造化與治化相為流通如此之理也非三公俞道何以致然然其職豈可以易居哉故任是官也不可及求其備有太師而傳或缺焉可也而保傅而太師或缺焉可也惟求其人足以經綸乎大經參替乎化育者然後任之不然寧不至於泰厥位哉

意德商圖云立字直夫至三孤獨屬非前此未有也乃立為周家之定制則始於耳師傳保官之名三公官之爵也道二句官之職工夫全在會道上經和只帶言之即倫道時節非有兩層變理无工夫根上句未收二句是責多重下二句是選之廣不及備者或任一人而關其二或任二人而關其一非又三公之咸格也不言獨予者倫道已說之矣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友○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速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和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也曹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我師道之訓此

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謂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謂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是以任此責故官不

少師少保曰三孤必備惟其人也

貳弘化宣亮天地弼予人

少失昭友○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運用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

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宣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宣亮

天地公論於前孤弼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四海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

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司徒掌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少師少保曰三孤

功則不著天地之體向由而明乎故三公既論道經和以燮理之書矣三孤則因其所講明者而推行之以究其用即其所經綸者而張大之以致其功由是天地之化既弘則天地之形自位既得而法坤河以寧而聚載之定位於上下者為主宣亮而敬明之矣其或重乎三公而實所以弼予一人也蓋人君以參天地為道必以燮理為功而三孤二公以弘化乃所以弼予贊之者也其職不亦重乎

意德商圖云三孤言世所之特也二公三言其職之重也化者天地之妙用天地者化育之本體工夫全在弘化內宣亮二字充工夫根上未如此看則此二字終難開明勿謂亦難弼予句宜帶說輕以此不言官不及備蒙上文也○陳雅言云公者无私之义私者无朋之义大者并无以加之詞少者位次于旁之詞弘化工夫非有加于倫道之外只是于三公所講明之理就發用外發之故胃之張大耳非三公未法弘而有待於孤也宣亮非有加於燮理之外只是助二公以成燮理之功也陰陽是統言其運行之氣天地是分言其對待之形化上別于陰陽耳非三公不能敬明而有待於孤也

家宰即公孤而下則有六卿而家宰天官之鄉治官之長也所掌者則邦

六而歸諸一咸于是乎統之有宗矣外而四海風俗異宜也家宰則調劑

之務其數而不易其俗矣其政而不易其宜咸于是乎均之无外矣一均

一統所以相天子也

意家宰古相職佐人君治天下故曰掌邦治統百官治官也均四海治民也操縱予奪无不由於家宰者故曰統整齊約束无不由於家宰故曰均二句平正和治之事也



司徒自家宰而下立司徒之地官而所掌者則邦之教焉禮文序別信以馴擾調異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俾不親不遜者悉歸於倫理之中焉一教一擾所以正民德也

意 敷五典二句串揆字有旁求

宗伯即又立宗伯焉所掌者邦之禮也彼万物本乎夫也故治知往之禮是禮也坎靈昭穆又有等級世系祝告又有次第隨神人之尊卑以異其制伏降殺一循其宜祭之各當於理而无所乖焉宗伯之職也

意 和共上下以定分也

司馬即又立司馬焉所掌者邦之政也彼六鄉六遂之師天子所以威邦自不平者則命將出師以平治之使強不得以凌弱弱不得以暴暴和安於無事之天耳此司馬之職也

意 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故曰邦政統者言無之惡蓋平時及用兵時

馬六師以平邦國司馬乃居中調度之官非可以觀戰伐也

司寇即秋官之卿有司寇焉而邦之禁禁所掌也彼謀為不軌奸惡隱為凶惡暴亂並而易見也又明正典刑以誅其罪焉刑暴亂非所以禁暴亂也

意 刑所以禁民為惡者故曰邦禁蓋好惡以審刑之明言之刑暴亂以

司寇則指其七農工商之居似各止其所以敬業而已矣天下之財皆歸於地各有其時司寇則平其作誑成易之時供各及時以趨事而已矣夫民之居依於土利之出因於土非掌邦土而何

意 士者民居之所止民利之所出二句平看或一直亦好

六卿即六卿之職有司空焉而邦之七其所掌也彼士農工商各有其居而各司之僚屬以及職分之當為子以倡率九牧首亦九牧之各率其屬以承流宣化于外也內外相承統統不紊由是政治修明兆民以之則感率用之化復見于今而制治保邦之道誠不外是矣

意 分職輕乃起下之語率屬倡牧一直不重偏牧上重六卿率而倡此

六年即六卿率屬以倡外固有所承矣然不可不考嚴功微之法以馭會于京師又六年王乃以是而巡行于侯國焉大時巡果何所事哉彼政治教化六卿所倡之首即諸侯所掌禮之制度也則考察其孰得孰失孰從孰違以修明國家之制斯時也五服侯甸各朝于方岳之下以行其禮君之禮焉於是王乃大明黜陟之法進制度者則加地進職而大明世賞善之公不遵制度者則削地貶爵而大明其罰罪之典與法行則群辟之承德者司常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此固馭外臣之體統也而為六卿者

可不知所以倡之乎

司寇則指其七農工商之居似各止其所以敬業而已矣天下之財皆歸於地各有其時司寇則平其作誑成易之時供各及時以趨事而已矣夫民之居依於土利之出因於土非掌邦土而何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訓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訓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

不正王政 司寇掌邦禁誥教懲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誥教懲刑強暴亂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且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木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家宰相天子統百官

則司徒以下無非家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天子並列於八方家宰之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朝于方



意 成王对内臣言取外臣之体统因上文倡救之言而及之也時巡  
新王字非成王自稱乃為天子者時巡以上立朝之期下  
持巡之事不言述我者重取外臣故也註引証之詞不可入其且周  
制存其制也黜本制度之遺言

九我即 以洪訓辭以戒錫之也王嗔息曰凡我有官君子自公而孤而卿  
又欲望元台敬尔有司之職去其職莫要於謹令慎汝所出之令凡  
汗大號之施以為鼓舞人心之具者先敢苟也何也蓋令之出也其順  
理而人奉行之不欺也理致人雍逆而廢格也是固不容以不慎也誠  
去於政令之布以天下之公理裁決之而絕无一毛之私參於其間焉則  
合乎天理之正者自有以即乎人心之安斯民其敬信而不服之矣又焉  
有廢而格而不行者哉

意 亦大中云欽乃二句串慎令即欽司也令出二句泛論出令之節  
知此不欺如彼見得不可不慎重以公戚私可極有力况性則令行  
矣○戒絕也理欽不並立以公則絕私私意矣

意 亦大中云欽乃二句串慎令即欽司也令出二句泛論出令之節  
知此不欺如彼見得不可不慎重以公戚私可極有力况性則令行  
矣○戒絕也理欽不並立以公則絕私私意矣

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  
會景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  
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  
岳者猶舜之四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  
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敘簡異制帝王之  
治因時指益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 建官之体統前章既訓迪之失此  
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  
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出令不  
可行而雍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  
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雍逆而不行也  
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  
莫不敬信

學古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懷服矣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政官當謹謀

急忽荒政不學墻面遺事惟慎

之法也制數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法  
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  
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利口更  
改而分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急情忽  
累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  
無所見而舉措煩擾也○蘇氏曰卿子產鑄  
刑書晉叔向訊之曰昔成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  
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祥則付之  
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曰  
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  
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元窮不  
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  
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

意 亦大中云欽乃二句串慎令即欽司也令出二句泛論出令之節  
知此不欺如彼見得不可不慎重以公戚私可極有力况性則令行  
矣○戒絕也理欽不並立以公則絕私私意矣

戒 亦大中云欽乃二句串慎令即欽司也令出二句泛論出令之節  
知此不欺如彼見得不可不慎重以公戚私可極有力况性則令行  
矣○戒絕也理欽不並立以公則絕私私意矣

意 亦大中云欽乃二句串慎令即欽司也令出二句泛論出令之節  
知此不欺如彼見得不可不慎重以公戚私可極有力况性則令行  
矣○戒絕也理欽不並立以公則絕私私意矣



之意蓋志勤之后或有倦怠之意出焉則果斷克去之毅然又期于有成則前時志與勤不為虛用而功業終無廢墜之患矣此說亦是隨便從之

**位不** 此申戒卿士以知富貴之道也彼富人之情身處高位則驕恣之心易生即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且享厚祿則奢侈之念易起即不與後期而後自至以人情大抵然也今汝居卿士之位則貴矣當知所以制後無不至于後矣然所謂制後又非可以言笑兒為也當有實而己不可從事於偽必其兒其儉而心亦如之則驕而矯之以恭儉也所以然者蓋恭儉而作德則心與恭儉相安而无所掩護從容暇豫日著其恭儉之美也何其休耶苟為作偽則中外皆覺心與恭儉相掩而欲蓋彌彰彼之心徒自勞而無益矣何其拙耶試為之分如以所當誠而不為也爾卿士其可不謹乎

**意** 沈虹野云首二句泛論恒情處祿位之弊恭儉二字提起掃在卿士安舒自得意日批直情不能掩也  
**居寵** 即自安危之理現之亦有不容不恭者蓋危者危之也今自享之實志無所不致其敬畏可也苟不知敬畏而驕且侈焉則高而又危而及損即祿位不可保矣蓋不入于可畏之中乎爾卿士其知之  
**意** 此申言不可不恭儉也居寵二句一申說危以祿位言危以祿位之意難保言惟畏即上制以恭儉意弗畏即驕侈也入畏則喪其祿位而危辱至矣上二畏一假王心言末一畏又一假生社言

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斯乃罔後** 戒者都玩反

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我而不能果斷則

**期修恭儉惟德無載爾為德心遠日休** 作

**偽心勞日拙** 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

居是位當知所以恭享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富有實德于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遠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捨護不暇故心勞而日暮

**推** 此申言卿士以已事君之道與又進之以人事君也蓋功業之立於一身夫才進退之所係也誠使才美之有德者而進之於祿位則才者則從而養之是大臣出於義矣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利而庶官所知矣不然或養其害法一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而庶官之相猜忌政且難亂不理安望其有功業之成哉然道也固所以倡庶官而亦所以修己政者也故使所奉而誠其官庶官之業世官我而大臣知人若任之使不可誣也借令所稱而匪其人使庶官之職其職我而大臣輕進濫用之罪誠不可追也已是一若奉之以利外係庶官之公私內係

你身之得失爾且知所慎矣  
**意** 此申言大臣所出之義利係乎人下言大臣所奉之公私係乎已推養無甚分別總是存引簡迪之意和字諒得政理不和諒得如注所云也蓋能四句此上又深一層言一說惟爾之能與惟爾不任講云彼之美能由我之尊奉則彼之美能便是我之美能矣彼之不才由我用之則彼之不勝任即我不勝其任矣說亦有理

**三事** 即此總申戒卿士也王曰嗚呼上自三事之六卿下及所屬之大夫之政修其政治而止教化于以輔佐爾君承流宣化而永安乎兆民由是萬邦之民被其永康之澤皆由共愛戴之心惟欲鼓發不能自己其何有厥教者乎如是則今日之治庶乎庶庶多威軍要商之用以安而于制治保和也何有以固成王所以訓迪厥官之意也

**意** 此申言三事即六卿大夫即此所屬也六卿所掌不同然皆天民天宰天法之所在故舉謂之三事官以位言政以職言有是官即

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

**思危固不惟畏弗畏** 居寵盛則思危居

畏者不知祇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后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 **推賢讓能庶官不和** 所存大不同也

**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

任 推通回功靡莫江反○資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維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入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



有是政申說拓辟東... 申說以字承敬官亂政未方和左兆民无致... 在承陳須極力發承... 教正由于承也

簞 分三段首節兼命君陳之要在敬字便是一篇大綱領昔周公... 師保以下敬君陳德昭周公之訓以化放民弘周公不訓至末又... 敬君陳弘公之訓化殷即德昭事總承敬字而推廣之

王若 此成王兼命君陳之詞先叙其德之美而命之也王若曰君陳惟... 此惟世能孝友于家如是... 以能施政于邦即其所以行於家者而達之... 國將伏一國之人皆化而孝友焉夫亦之德宜于治如此故我命汝尹汝... 東刻化殷之上而委重焉汝其敬之哉无失此孝友之心以施之政治之... 間可也

意 克施有政哉今德即孝恭也下一孝字在上孝字下一友字在上恭... 字惟孝友一句是過文克施有政句皆其已然之事也余汝句隱敬... 哉故其无失此孝恭之心以施於有政也... 昔周之在東郊有師之尊以教之以復于民性有保之親以安... 之而承乎民生故當時之民懷師保之德者皆於於惟德惟義之歸思公... 之以而不叛熙熙然於引養引咎之地慕公之仁而不忍其遺愛但德... 至今猶在人心焉今汝之往東郊所施者周公之位所治者周公之民也

我聞 我聞之訓何如我聞曰至治之世化行俗美而此極也夫和融... 香乎是乎發聞由是而祭祀則如焉而天神格而人鬼享神... 明至幽亦足潛孚而感格之矣然當此感格之時孰不以為恭履之繁不... 知香穰持羞神之具馨何有焉矣本于明德以為至治之本則明德之繁... 必於外而馨香祭于至治之間是必重德而神明可格也於夫... 何有哉夫格不徒格而根於至治治不自治實本於明德周公精微之訓... 如此今爾所治者庶殷之頑民非德則民不可化矣所用者周公之法... 非德則法為陳迹矣爾庶幾用此歎訓而明汝之德焉內以正其心而日... 致之洗濯焉使死乎理而明德之體立外以檢其身而日致之研破焉使... 合乎理而明德之用行尤敢少有逸豫而怠其正心修身之功也若然則... 明德不愧于周公至治亦通于无間神明且可以格之况於殷民乎此正... 所謂德昭周公之訓者也

意 曹公而云此只內上慈昭周公之訓一句至治四句本周公精微之... 訓末三句勉君陳由訓之功正是承紹之莫首四句以明德為主神... 明格于至治成于明德... 句重式時句空... 說惟日二句正由訓工... 夫要在躬行為治上說○訓曰精微者蓋治本于德故曰精微通諸神... 故曰微又曰歎訓者歎即道也式時內要詳註中頑民法度二意

責如 王若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尔... 此

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翰 益反

數者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 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 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 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 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 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 詞史錄其善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 行 文

王若曰君陳惟爾德孝恭惟孝孝兄弟... 克施有政命爾尹茲東郊哉 言君陳有令... 德事親孝友

上恭惟其孝友千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 曰居家政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 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 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慎乃司茲率厥... 常德昭周公之訓惟其之 周公之在東郊... 有師之尊有保... 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 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禮訓則... 民其治美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 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驗然所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馨明德... 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歎訓惟日孜孜無敢... 逸象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 予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



凡人即欲由訓在戒常情焉彼凡人之情方其未見聖也仰其道德而  
尚且未有結由聖者也常情大抵然也今爾親見周公之訓言亦見聖矣  
不能由共訓亦何異於凡人乎爾其以戒可也又况觀于上下感  
之理文布不容不戒者彼凡人之德主千感八世從風之動物極  
天下之至神也下民之德主千在人其從草之從風極天下之至順也誠  
能戒常情以由其訓草上加之以風矣民豈有不由爾之訓而從風以履  
者耶感在之机如此其速信乎周公之訓不可以不由也

申鑿泉云上四句本相情之警戒戰句重惟風二句只論感至之  
常理勿入由訓從訓意正意在言外○林二原曰不克見者謂聖者  
德之良心也不克由聖者謂物故之所感也戒哉戒其不克由至之  
編惟風者論鼓舞感動之机存乎上惟草者喻所從順服之機存乎下

周公之訓固所當由然不台致致亦非所以善由訓也汝往東  
如論詳原保之政又就聖戒謹先小元大莫或不致其規何也彼  
政之行也固行禮俗而特發所當察者亦有宜於時勢所當因者一察  
一與不可以已意為取舍也又出全反伏與中其震度之果當察與抑也  
與身相身以求其至當之論迨夫中命既同皆曰此可察也此可以則  
又通釋而深思之斷自己意之獨真見其感之不容以不事也然則  
察之真見其利之不可以不也然則後從而與之夫所參乎人之戶  
乎已之獨斯之謂節致法致其規首君陳其審諸

意 徐存齋云政垂師保說莫或內有大小意謂无一事不致其規此句  
活看察與非更改公之政如周公時當謹其君陳時當和中則交爾其  
謹即是察與之以和即是與此乃善由訓出之即反與之意釋是自  
家心理深長思意

尔有節 夫節政之道不惟可以為乎民而亦可以效之君彼言切於事關  
國係民稟而為如謀言台于道根天理達民憂而為如猷則又  
奉以入告于君以為論思啟沃之助而挾之以自私弗敢也及君以是謀  
是猷布諸政事之間則又順之於外曰以我后之德裁自而謀決于宸衷  
臣工无預也夫既有陳善之忠而又有諫善之順臣道庶乎其无邪矣嗚  
呼使在朝之臣皆若汝之忠順則進善于君而以養若之德而德无不良  
歸善於君何以播君之名而名无不显忠順之道有益於君其大如此君  
陳誠知定也又何周公之訓不可由乎

意 陳知岡云望君陳忠順之道斷作未然說謀猷句提超則入句對  
尔乃三句以内外分謀猷不必說定是節政中未的還說為是臣  
人句推開一步至在朝之臣說良字承入告未是等承順外未皆就君  
言

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  
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圖厥政  
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自爾師虞庶言高

則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  
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  
入反覆其難其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釋  
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  
以合乎人之同無言同則釋者所以斷於已  
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無 爾有嘉謀嘉猷則告

爾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德嗚呼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  
事謂之

言 爾有嘉謀嘉猷則告  
爾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德嗚呼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  
事謂之



王曰節 王曰節陳明德以成至治此周公之不訓也於此訓不特悉昭  
而已不特式時而已當益張而大之可也弘訓何如尹茲東郊勢  
我所有也而尤以勢以節一已之威焉約束股民法我所有也而尤倚法  
以刑萬民之命焉誰以今之時非周公謹密之時因俗為政其惟利用和  
哉故所摩愛養寬以大之可矣然寬而無制則流蕩放四安能從容以和  
必於合弘廣大之中而恒存夫品節防閑之方庶寬不徒寬而有其制矣  
夫寬行于制之中而制不出于寬之外若此者所以和之也然和豈可以  
故速為哉其惟從容乎教化未洽假歲月以摩之優遊湯漬自然淪浹于  
肌膚習俗未消寬程限以率之馴擾調柔自然融冶于心志謂之曰和其  
庶幾乎此固于周公謹密之外而由俗以變通焉者不謂之弘周公之訓  
而何哉

意 林燕字云弘訓弘字要着得斟酌周公惟謹密而於謹密之外通變  
之以和中善得周公言外之意故謂之弘耳非謂加於公之訓也下  
四句正所以弘訓者寬而二句宜串講重和字和字乃君陳化殷大綱  
目  
殷民節 夫威法之用爾固不可徇已矣然亦豈可以徇君哉彼殷民有在  
刑辟之中者乎或曰可辟爾勿必死之可焉乎或曰可有爾勿必  
宥之可焉惟當詳明法意審其輕重之中果可有則罪而宥之宥以中也  
果可辟則從而辟之辟以中也若然則刑當而民安周公之訓宏矣  
意 此下勿宥斷在辟乃是殷民犯法而可以死可以死死者勿辟勿宥  
不是斷乎不辟不宥身君相違只是不逃辟絕宥將以求鞫中耳  
不可死二勿宥死後君言苟且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  
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共事非二也各舉其  
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明言或曰成王舉  
君陳前日已諫之善而歎息以勉之也○葛  
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故其臣善則稱君人  
臣之細行也於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  
使誰歸故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  
為此言矣嗚呼此  
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  
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  
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不訓欲其  
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  
以削寬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  
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  
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  
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  
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

有 夫保之政訓以教之矣而或不化于汝師之訓於此而刑之可  
也然刑期于先刑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而可以止刑者然後乃用吾不  
得不用之法而加天不得刑之人而辟之可也如是則辟不徇君而辟  
得其中矣

意 此下承上辟字而言乃辟之惟厥中也註中刑之可也二句作過文  
乃字重看見不輕于刑而刑惟中也  
狎于節 夫者何如而後為中也彼東郊之民或狎于為姦為寃反側動搖  
天下之風化縱使狎罪雖小亦不可宥小且不宥則大者可知如是則宥  
不徇君而宥得其中矣

意 此下承上宥字而言乃宥之惟厥中也三事本大而以為罪小者條  
款不同此是最小條款者  
爾無節 然在平民待之何如彼商民染惡深而被化淺固頑而未化者  
亦無節也使忿疾之不激其變乎必寬以化之而優游以俟其自化可也  
亦有化而未盡善者使求其備不阻其進乎又恕以取之而器使以成其  
能可也

意 焦衛園曰上三下乃刑罰之加于有罪者此下三下乃教化之施于  
平民者二句是下二下之綱如出三節作文以一句宜串下二下亦  
宜串勿拘分扣上兩節恐應病无味  
必有節 所謂无忿疾者何如夫東郊之民有弗若弗化而為頑者然疾之  
必有節已甚則人无所容適以激之而入於亂也必也堅吾蓄愛之心而  
從容以俟其化則忿疾不形庶幾可以潛消其惡而治民之事宜乃有濟  
矣夫謂之曰忍其忿疾之心未忘也必也忘其忿疾之心而厲其度以容  
之則汝之德含弘廣大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載而凡民之未化者

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宥惟厥中 辟鬼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  
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辜  
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  
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七  
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狎  
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綱宥 狎女九反○狎  
俗風俗也狎於姦宥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  
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  
者大也此終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夫  
无忿疾人之所未化 必有刃其乃有濟自容  
无求備人之所不能

者大也此終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夫  
无忿疾人之所未化 必有刃其乃有濟自容  
无求備人之所不能



皆固之吾造化中矣其不為德之大乎

意 通曰中說有容深於何乃德盛民化深於有濟矣乃言事容言德事

簡厥即所謂不求備者何如彼自農工商留各有職業股民雖頑其間豈

修者益進於修而不修者亦知所奮矣人其有不功功者乎孝弟忠信各

意 申謹泉曰此下功勵行平看上二句平下二句事簡只分別等第

惟民即夫寬和之治所以化民頌化民之本則在于身蓋惟民之生同且

然厚者既可迂而泊則著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夫民之于上不從其令之

德乃大 孔氏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

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

之意若洪裕寬綽恢乎有餘地者斯乃簡

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兼職業有脩

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

從厥攸好爾克敬其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

辭于求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

然厚者既可迂而薄則薄者豈不可返而厚

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

之於上因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孝言其所

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

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其在

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

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狃二也惟敬典而在

德為則所敬之典无有實有諸已實之感人

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

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南令名必

求世 矣

顧命

顧命 顧命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  
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謂  
玄云回首曰顧臨死曰顧而命也  
今古文皆皆有○呂氏曰成王終三  
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  
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  
誥康王所  
以正其始

師所責者信其克勤而无為也 休耶天下受其福則予  
之名无窮尔成其休則尔之名无窮万世而下称東如之治者咸以  
我身汝为功而求有勤於后世矣夫以身教一端而其効於君臣如  
去則敬典在德之功君陳當自勉矣  
意 德洪曰以上不狗已不狗君无念疾元求備固皆化民之端矣夫  
化民之本則在于上也故仍垂君陳身教上惟民二句見民有可化  
之機上二句見化民在身教當慎所好以立極敬典在德四守勿斷  
一車說正身慎厚以謹其所好而化民也時乃二句串看身民從其所  
好才句總承君福臣休兩意而期于无窮之詞以終尹茲東郊之意  
陳如岡云通篇切重此下此即只垂敬典在德句惟民生四句推其當  
敬典之意時乃以下又敬典所致也

篇 分三段于崩以上乃成王盥洗以致祭去后召集群臣詳發顧命  
頌成王当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也下召公命迎新君去后冊度  
頌材以次命四座室于車輅儀衛之軍陳升階即位傳受祭告之有  
度見召公当危疑之際而區處周密也

惟此 此史臣記成王將傳顧命于康王故先叙事之始詞成王在位三  
十七年惟四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悼太不曰疾而曰不悅悼  
者亦于愛君不忍斥言之也







守天下之言用敬保元子劉左右維持使之公為居之道于以大濟其

惟使大命之集者不忝于文武大威之牙者克肖于朕躬而守此基業于

元功大后可為

意此下弗語斯朕言指上二下敬保舍下二下意且勿露弘濟公是守

意此下弗語斯朕言指上二下敬保舍下二下意且勿露弘濟公是守

意此下弗語斯朕言指上二下敬保舍下二下意且勿露弘濟公是守

意此下弗語斯朕言指上二下敬保舍下二下意且勿露弘濟公是守

意此下弗語斯朕言指上二下敬保舍下二下意且勿露弘濟公是守

意此下弗語斯朕言指上二下敬保舍下二下意且勿露弘濟公是守

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

悟爾尚時送言用敬保元子劉弘濟

報

雜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乘遠能安勸小

大庶邦

懷柔訓擾安率功道皆君道所當及

施公平周溥而不

思夫人自亂平威儀爾無

可有祈徧帶也

以劉員貫于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似

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

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

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

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具无以元子而冒

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

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

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儀舉其發於

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

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于思所謂謹

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拳且及此其自得於周公者亦

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

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

其致刑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天下不可

一日无統太保召公為冢宰乃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便齊侯魯公以

二十戈為宿衛之且虎賁百人為宿衛之卒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引公路

意茲蓋蓋曰成王崩時康王不在側特出而迎之使百姓咸知者與天

下其之也命又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今而无多門也成王以是日

王崩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凡

指宜哉

王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

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

東首於北牖下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便爰

也於其明日王崩

齊侯魯公以二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

門

意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詞茲六卿以下諸臣既受命而還乃出幄帳

手履伏王於王正寤也

太保即此太保承成王之命而迎康王以叙統也成王既崩



謂王即以是日為慶居主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孔子者所以正  
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此下重繼統上○桓毛二人是傳  
太保之命者齊侯是奉桓毛之命者二文者前之具重書宿衛之卒

丁卯新君既立則先王之預命即所當傳冊書者所以載夫預命者也  
治天下之道焉  
意此下重傳命蓋成王命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  
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作受冊書法度不曰命史作冊而曰冊度者  
蓋冊書必有法度也命即太保命之作冊度又於預材之先者臣命大  
事尤成王所重也

越七期此重喪終之禮也越七日癸酉伯  
相召公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焉

意陳如周云前曰太保此曰伯相明太保為作相也預材是供喪事之  
用所指其廣此在既殯后事○一說預材非供喪用自乙卯至癸酉  
凡九日而後取材木供喪用不危急後若此况此下計於作冊度之后  
其為新君即位之用可知也凡有用之物皆謂之材新君即位諸用物  
皆新如黼衣綴衣重席皆取材新製之者此說有理

設設不陳儀物以象其生也知神之所在也于是太保命於下士  
設設不陳儀物以象其生也知神之所在也于是太保命於下士  
設設不陳儀物以象其生也知神之所在也于是太保命於下士

設設向也

意不言命者命士之文也黼衣四座皆有故冠于四座之首是  
繼也此同也廣間四座乃分設也黼衣設于四座之后即屏風  
在者天子之所依倚也綴衣設于四座之上即履屨

意此平時見群臣親諸侯之坐也當東西兩戶之間向南之先王  
席也蓋此見群臣親諸侯于此矣今則命秋敷設三重桃竹枝之席是  
席也用白黑雜繒為席之緣彩色之玉仍設以飾几焉以成王生存或在  
於此也

意林二泉曰四座酒記註中平且恭親曰句又秋敷設之者以成王之  
神靈在也而或不專於此席所以坐徒所以緣几所以馮也曰重  
者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曰乃者謂華玉所飾之几則因生時所設者  
而用之也下同○賀伯闔曰蔡註引用周禮凶事仍几誤也康王新即  
位上下君臣皆吉服非凶事也大意曰仍几以几難卒製始仍曰耳其  
說極是

西序即此旦夕所事之坐也當西序東向先王亦坐旦夕所事于此矣今  
以飾几焉以成王生存或在於此也

意賀伯闔曰蔡註以成王殯在西序誤也且註曰東西兩序之序成王  
豈臨卒西兩者哉西為西方成王殯固在西也而別設以居之即上  
析稱聖室也西序西兩屋也坐西則東嚮矣蒲席並席以蒲織之

東序即此祭國老饗群臣之坐也當東序西向之先王嘗祭國老饗群  
臣于此矣則秋敷設三重之豐席是席也以綠色為之綠刺繒  
至仍設以飾几焉以成王生存或在於此也  
意東序東兩屋也坐東則西嚮矣豐席其席以菊織之

門之廷入翼室恒宅宗恒毛二臣名級太  
貴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  
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  
工戈虎賁百人迎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  
路寢置室為宴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  
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  
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宴  
居之宗室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  
武以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  
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預維一條一  
節亦不

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  
傳命於康王 走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預材伯相召公也召公  
也命士取材 秋設黼衣綴衣 象豈豈反○秋  
木以供喪用 秋設黼衣綴衣 下士祭絃云秋

者樂之賦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其  
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衣屏風蓋為各  
者設黼衣帳帳如書間南嚮敷重席黼衣  
成王生存之日也片間南嚮敷重席黼衣

華玉仍几 箴莫結反○此平時見群臣親諸  
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  
席三重者也萬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  
純綠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  
時所設也周禮吉事 西序東嚮敷重席  
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純文貝為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兩  
有文之貝 東序西嚮敷重席畫純雕玉仍  
以飾几也 此養國老享群臣之坐也豐  
几 此養國老享群臣之坐也豐  
席筍席也畫彩色彫刻鏤也 栗南嚮敷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西兩夾食之前筍席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西兩夾食之前筍席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西兩夾食之前筍席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西兩夾食之前筍席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西兩夾食之前筍席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禮故也

意 黃帝云麻冕彤裳皆吉服三卿皆有事于莫祝故共服同各而主  
于傳中故其事異大保受遺極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  
禮故奉同瑁大史載筆作冊度故秉冊書也即冊命秉著持之以升  
御者奉之以進由階者以先王之命有主道也由賓階者將以書進  
于君故身君同升也

皇 曰太史將受頌命而先口陳其大意曰大君成王力疾親往至几道  
余汝君倍之而弘濟于艱難焉以治天下有大法也而汝率階之而莫  
陳教之必及焉臣民胥慶看大和也命汝變和之而祭能安功之必致焉  
夫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文武之光訓用是可以用慰蒼生望而宣揚其美矣又何  
不復其裕后之期文武之光訓用是可以用慰蒼生望而宣揚其美矣又何  
嗣守之武奉也哉

意 夫大史既傳頌命矣康王所以答之者何如乃再拜而起以答太  
史曰先王頌命欲我治四方以答天命責誠重矣願是者也又有  
文武之德者而後能之予以少躬之勤其能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如我  
祖之黃鵬陳教我父之敬守大訓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也乎謹誦詞退  
松不離也

意 王華問云凡四方與上愷君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恭揚句應敬忌  
不忽忘是敢敬忌即上敬近四方未治即天威未敬天威未敬即  
光訓未云亦有二事

乃受節 王乃受同瑁矣斯時也瑁尚未用同則以祭王就所立之處  
受頌命也大宗供王者乃傳神之命則曰神其不享以神之言告于王也  
此王行初訓之禮則然也

意 康王祭告成王言己已受頌命也乃者性剛之辭同如今之爵也  
神座如今之祭奠撰爵向神以致其敬者也祭者爵酒于神座前所以  
代神祭先代始為酒之人非為灌地以降神也唯者奠爵於神座而  
定外矣每一進爵則一爵酒一爵酒則一奠爵如與者三次故曰三宿  
三祭三完此初獻亞獻終獻之禮皆行之矣三進各一爵非一爵而三  
次用也

敬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名祭服之裳纁纁今  
議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款純用吉服有位  
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  
吉凶之間示禮之度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

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階

階太史秉書由賓階御王冊命 大宗宗伯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之保相禮故皆祭服也  
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  
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  
珪璧以齊端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  
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故升自階太史  
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  
王所臨所服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汝

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汝

嗣訓言君周和率循大化燮和天下用恭揚

武之光訓 或王頌命之言書之冊夫此大  
史曰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  
君成王力疾親臨至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  
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予名之義下法  
也臨君周和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  
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  
然後可以對揚 王再拜興答曰恥予末小  
文武之光訓也

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治也王拜受  
頌命起答太史曰恥然予微末小子其能  
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  
不能也頌命有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  
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完上宗曰饗 昭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  
也皆奠爵也禮成於三顧三宿三祭三完焉







太保者侯朝見之禮既畢于是太保外為諸侯伯內為諸臣之長故  
 位為天子矣諸侯敬告于天子仰知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乎昔者皇天  
 厭殷之命道一旦改其天國殷之命而移于我周惟時我周文武所以  
 入天命者以且能善承于中克堪用德為師而恤西土之眾焉耳  
 不天人和敬之命天胡為而移之周耶夫文武所以恤民而始受天命  
 如此可以見文武得天下之難王可不思其難而保守之乎  
 意 願聖明云成也相揖而揖謂相揖而感進于各班之前皆宜內外  
 之臣說上不言相揖而此言者蓋上是分班以揖是合班以揖故  
 以相揖也上言王不拜而此不言者蓋諸侯自外初見天子其拜而群  
 臣在內日見則不必答也敬告巨虛下正詳之得天下守天下及敬  
 告之事皇天二句一直來惟周惟字重着克恤內含利賢忠厚意耳起  
 下賞罰字回表若二字以天命代之入其不及封泥

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  
 陳四馬而朱其鬃以為好其或曰黃木若  
 籬厥文黃之類質諸侯也稱卒也諸侯奉所  
 奉去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馬上  
 番衛故曰臣衛敢報竣地所出黃袍皆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且也義嗣德云者更氏之  
 辭也康王宣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  
 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  
 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宋為後也蓋  
 為後者拜不拜故宋為後也吊者會者錄者  
 升堂致命王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  
 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宋為後  
 也且純乎言也答拜既正  
 其為後 知其以禮見也 太保暨內伯咸進  
 相揖皆拜稽顙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拜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克恤西土

惟新即夫我周得天下固難而守之亦不易惟新殷王之為君也以賞罰  
 應之以好惡之正其賞也凡合其賞之所當賞而賞其功其罰也凡合  
 其罰之所當罰而罰其罪是賞一人而天下以功刑一人而天下以  
 懲和民以化而固王業以勢定而安文武誕受之功始于一而天下  
 者自以裁定之而不至于動搖用施及我后人之休美而存之天下也  
 是謂聖王守天下之難如此今王嗣位承此艱難之業而可不敬以守  
 之哉敬之何如誠以守成之時易有陵夷之患而不可不先觀之  
 前必於六師張而大之以詰戎兵而有罪必誅大厥公罰之威以奮武備  
 而有不叛必討不事姑息之賞于以觀又王之狀光武子以揚武王之  
 焉無或因循靡弛壞我高祖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哉定者於此乎推敷  
 遺者於此乎隆也此非吾王之所當敬勉哉  
 意 朱恭淳云叙成王守成之難而因勉之上四句乃守大業之道在求  
 太公敬之執三句乃保大業之道在振大威惟字與用字相呼應畢  
 協者本之以天理之公而應之以好惡之正无一而不當其功无一而  
 不當其罪也以句無重覆定二句串根畢協句未敬之執帶下張皇三

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此其拜  
 首陳飛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身  
 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敬者明有天  
 下不足時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  
 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  
 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誤西土文武  
 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  
 恤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惟 新王畢協當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休  
 全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敗 敗也成王初崩未葬未盜故曰新王畢盡  
 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  
 所當賞而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  
 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  
 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道王以尚威武者



句正敬之實張者如弓之張而不弛也... 實一也

王若報... 報者謂... 實一也

昔君... 報者謂... 實一也

意... 報者謂... 實一也

乃命... 報者謂... 實一也

然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而無立志苟不詰... 王若曰庶邦侯

甸男衛惟予一人... 王若曰庶邦侯

在喪故稱后春秋... 王若曰庶邦侯

各底至齊信... 王若曰庶邦侯

志本三心之臣保... 王若曰庶邦侯

天用訓厥道... 王若曰庶邦侯

者藝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 王若曰庶邦侯

惟行而底其至... 王若曰庶邦侯

光輝遂越用昭... 王若曰庶邦侯

臣戮力同心保... 王若曰庶邦侯

上天用順文武... 王若曰庶邦侯

康王言此者... 王若曰庶邦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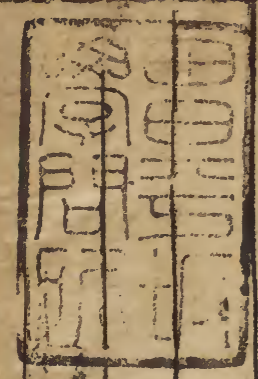
群臣諸侯之意... 王若曰庶邦侯



群公即此記康王居喪之禮也召公畢公及諸侯之衆既皆听命相揖  
君公趨出則朝會之禮畢矣王向也為受顧命故以吉服臨臣今乃錄  
見以反喪服而舍吉即凶以反喪事焉  
意此下趨出新群公自太保以下凡內外諸臣皆是也命即報諾之命  
即昔君文武二下是也

我推子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  
之耻也  
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  
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見服禮  
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  
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  
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  
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  
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  
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吞拜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平  
莖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葬安吊幣子皮  
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  
在表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此且  
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  
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  
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  
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書經集註卷之九終



